

唐暄手記

說淵二十六別傳二十六

唐暄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卽安定張輒之後隱居滑州渭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暄常慕之及終制乃娶而畱之渭南莊開元十八年暄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

言清以集
不厚甲三言
一書院
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
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
也居數日果有凶信眈悲慟倍常後數歲
方得歸渭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幽室
悲長簾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一
時開蒐今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
華室靜笑語度更籌恍忽人事改冥寞委
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粧臺

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眈耿耿歎
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
聲初遠漸近眈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
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叙也勿以幽
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
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
君誠心不以沉蒐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
夕與君相聞眈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

言通尺集 六月甲子言 二書院
事卒難申叙然得一見 顏色死不恨矣
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
妾非不欲盡也 叵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
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
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與
七郎相見 叵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
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答
曰被娘子贖來會看阿美阿美即叵之亡

女也 叵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柩堦之
北 叵趨前泣而拜妻答拜 叵乃執手叙以
平生妻亦流涕謂叵曰陰陽道隔與君久
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
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
遇悲喜無集况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
何夕再遂申款 叵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徒
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

言淵文集 卷之三 書院
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眈卽如言笑謂
眈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君已再婚新
故有間乎眈甚悲恚妻曰論業君合再婚
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
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稱宿
因不謬乎答曰理端可鑒何謬之有又問
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
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

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
爲累眈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
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耳眈卽命備之
旣至索別噐推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
粥宛然在眈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
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群小謂眈曰此是
紫菊姥豈不識耶眈方記念別席飯之其
餘侍者眈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眈從京

談淵尺集 卷之三 不書院
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
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
曰往日嘗弄一金釵鏤合子藏於堂屋西
北斗拱中無人知處叵取果得又曰豈不
欲見美娘乎今已成長叵曰美娘亡時襁
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
至可五六歲叵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
羅敷却抱忽不見叵令下床帷申繾綣宛

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
何處答曰在舅姑之左右叵曰娘子神靈
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
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
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
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之則至如
形骸實總不管旣而綢繆夜深叵曰同穴
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

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叵曰：婦人沒
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
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
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
免。叵聞，憮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
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
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叵曰：曩日不
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

而不爲言中心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
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
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堦兔月斜，銀燭半
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叵含涕言
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
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
督責，妻泣而起，與叵訣別。叵修啓狀以附
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叵問此香何

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暉執
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畱一羅帛
子與暉爲念暉答一金鈿合子卽曰前途
日限不可久畱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
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日
黃昏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
也忽忽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
揚被父之方城舉家皆見暉手記

唐暉手
記終

